

一盏灯 一束光

高湖镇小学六年级 卢智魁

一盏灯，一束光。
在时光长河的幽谧角落，总有一盏灯，散发着柔和而温暖的光，照亮我前行的漫漫征途。那盏灯，是您的目光；那束光，是师恩的辉芒。
记忆的指针拨回到那个寒夜。窗外，凛冽的寒风呼啸着，拍打着窗户，似要将一切温暖都吞噬殆尽。教室里，我被一道难题困住，如置身迷雾森林，找不到出口。草稿纸上的字迹杂乱无章，我的眉头紧锁，焦虑如潮水般在心底翻涌。
这时，一束光轻轻洒在我的课桌上。我抬起头，正撞上您那温柔而关切的目光。那目光，似一盏明灯，穿透了我内心的阴霾，给予我无声的鼓励。您缓缓走来，在我身旁坐下，轻声问道：“遇到难题了？”我微微点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沮丧：“这道题，我怎么都解不出来。”
您微笑着，拿起笔，在纸上开始耐心地讲解。您的声音，如潺潺溪流，轻柔地淌过我的心田；您的字迹，工整而清晰，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，为我指引方向。每一个步骤，您都讲解得细致入微；每一个疑问，您都耐心地为我解答。在您的引导下，我逐渐拨开迷雾，找到了解题的思路。那一刻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那是感谢您的感激，更是对知识的渴望被点燃的喜悦。
当难题终于被攻克，我抬起头，再次迎上老师的眼光。那目光里，有欣慰，有赞许，更有无尽的期待。那束光，仿佛在告诉我：“孩子，别害怕困难，只要勇敢前行，你一定能到达成功的彼岸。”
从那以后，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，那盏灯、那束光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它给予我力量，让我有勇气去面对挑战；它给予我信心，让我相信自己能够战胜一切。

老师，您就是那盏永不熄灭的灯，在黑暗中为我照亮前行的道路；您就是那束温暖而明亮的光，在我迷茫时给予我指引和希望。您的教诲如春风化雨，滋润着我的心田；您的恩情如山高水长，我将永远铭记在心。

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那盏灯、那束光都将一直陪伴着我，激励着我不断前行，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。

指导老师：李 静



《繁花入梦》

温溪实验学校五年级 曹佐伊 指导老师：倪雅丽

我可以终身奉行的一个字

山口镇中九年级 卓诗怡

比赛只剩下零点八秒，我方球权，教练叫了暂停。他把战术板“啪”地拍在球员席上，粉笔灰簌簌落在他汗湿的战术服上，目光扫过所有人，最终定格在我身上：“最后一攻，交给你。”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手心的汗把球衣攥出褶皱，激动与紧张像两股热流在血管里冲撞。

裁判鸣哨，队友从底线将球高高传出。我盯着那道旋转的橙色弧线，身体像拉满的弓弦般猛地蹲下，膝盖处的护膝发出轻微的摩擦声，接着全身力气顺着肌肉纹理奔涌而出，整个人腾空而起。指尖触到篮球的刹那，我甚至能感受到球面纹路硌在指腹的触感，手腕轻轻一压，篮球擦着篮板上沿，“唰”地坠入网窝。两分有效！绝杀！

“赢了！赢了啊！”观众席的呐喊如潮水般席卷全场，有人把加油棒捏得噼啪作响，前排的学弟学妹蹦着把校旗挥成了流动的红。队友们瞬间炸开了锅，有人一把扯下头上的毛巾往地上甩，白色的毛巾在地板上打了个旋；有人踩着替补席的椅子往上跳，球鞋磕得金属架咚咚作响。待我们和对手握手，十几个人自发地在球场中央围成圈，手臂紧紧搭在彼此肩上，“冠军！”的喊声从喉咙里滚出来，混着粗气和笑声，连队里最腼腆的小林都涨红了脸，绕着圈跑着喊，声音里满是破音的激动。

省赛冠军——这四个字像滚烫的勋章，终于挂在了我们这支球队的胸前。这是我们熬了十年的梦啊！从学校旧球场的水泥地到省体育馆的实木地板，从冬天冻得发僵的手指到夏天浸透球衣的汗水，我们终于踩着无数个日夜的苦练，登上了省冠军的宝座。这份荣誉，是教练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战术修改，是我们每个人球鞋上磨平的纹路，更是我自己千千万万个日夜，把汗水滴进球场缝隙里换来的——它本该属于我们。

我生在国外，却在这座小镇的烟火气里长大，骨子里早把这里当成了家。小学时第一次摸到篮球，橙色的球在掌心转着圈，我就觉得满心欢喜；可真进了校队，这份喜欢很快被枯燥的训练磨得没了棱角。每天重复的脚步练习，运球时篮球撞击地面的“咚咚”声催眠眼；清晨五点的训练场上，寒风刮得脸生疼，我总找借口赖在被窝里，甚至看见球筐就觉得心烦，把篮球往器材室角落一扔，连碰都不想碰。

教练早就看出了我的不对劲。那天训练结束后，他把我叫到球场边，手里转着个旧篮球，声音像晒过太阳的棉花，软乎乎却有力量：“你不是讨厌篮球，是怕累吧？”我低着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，他又说：“再喜欢的东西，也得经得住‘熬’。”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想起课余时间没打球的日子——手里空落落的，连操场的风都觉得没劲。我终于问自己：“你真的要放弃吗？”答案在心底清清楚楚：不。

从那以后，训练场上的我像换了个人。每次热身完，球衣后背就湿得能拧出水；下训后，球鞋沉甸甸地贴在腿上，能挤出一滩汗。运球、转身、投篮，每个动作我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，直到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，直到肌肉形成条件反射——哪怕闭着眼，也能准确找到篮筐的方向。手掌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，旧的没掉，新的又冒出来，可我再也不觉得苦。

就像古人说的“金石可镂，滴水石穿”，那些藏在汗水里的坚持，那些重复千万次的练习，终于在比赛的最后0.8秒，绽放出最亮的光。而支撑我走过这段路，让我能在关键时刻稳稳投出绝杀球的，正是“韧”字。

如今，我幸运地进入了U16国家队，我想，这离不开一个“韧”字，是训练场上不放弃的咬牙坚持，是面对枯燥时的耐心理解，更是跌倒后还能爬起来的勇气。它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，成为我可以终身奉行的准则。

指导老师：陈 蝶

我言秋日胜春朝

石帆学校初三年级 谢乐晨

无意中翻到南宋马远的《寒江独钓图》，几点水纹，几抹残云，一钓叟，除此以外，满卷皆虚空。

这叫留白，是中国水墨画中荡开的浓重一笔，全卷只有几处重点物像是细心勾勒的，其余只是略作铺陈，甚至不沾半点水墨。于是，全卷意蕴从二维的纸面伸展成了无限。

留白是与前人的叫板。宋前的山水画师，大多是事无巨细，皆一一列举出来，哪怕是远处草中的几块石子，几块污秽的牛粪，也会一丝不苟地翔实地记录下来，加之装裱以登大雅之堂。布满画纸的山水，自有它的美，碧水蓝天，枯藤怪石，强烈的视觉冲击，喂饱了千年来中国人审美的胃口。仿照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一千多人物，雕梁画栋，卧桥飞檐，美、大气。但马远与夏圭，偏不爱这耗精力与体力的活儿。再者，前人已留下大量如此详尽的山水，再走这条路，恐怕历史上只会多出两个默默无闻的山水画师，却少了被人称誉的“马一角”与“夏半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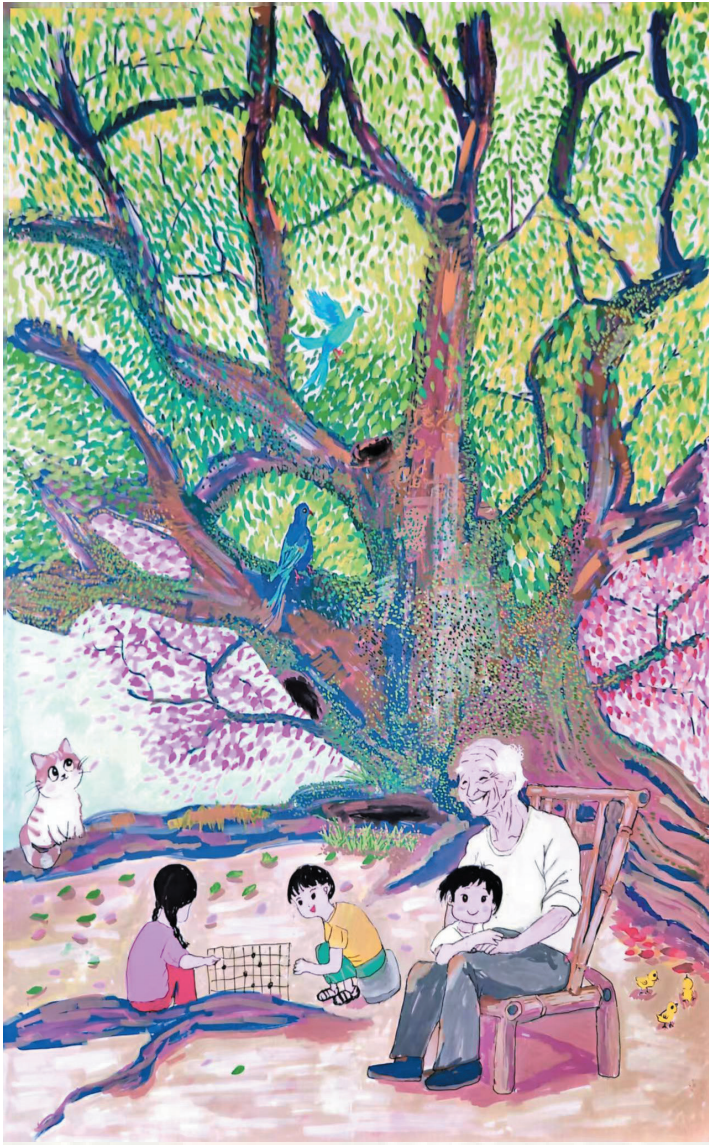
古诗云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这是乐观和通达，也是个性与创新。自古太多的怀古悲秋，似乎一到了秋天，日历一张张撕下，人的心境也会转凉，尽管那炎热与夏天并无二致。秋，承载了太多的悲伤情怀。“天凉好个秋”，有“物换星移几度秋”，也有“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”，前人之述备矣！唯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这一吟咏，才唤起了后世对秋另一个角度的审美这一排白鹤不同于以往，成了欣欣向荣的象征，成了最美的秋词。

以上这些便是“唱反调”“叫板”之美。有些话，别人已说过我便不必再附庸风雅；只有别人无话可说时，才是我的主场，我的黄金时代。国学大师陈寅恪不就是这样的人吗？面对一青楼女子，他不似他人心怀芥蒂而另眼相待，而是在目盲情况下口述了百万字巨著《柳如是别传》。这是个性与创新，也是对人性的敬重。

同样，韩干，那个画马的宫廷画师，否定了老师的劝诫，亲入马厩，与马同居共生，才成就了《照夜白》。以往画师的马，羸弱、多病，而他笔下的马，腰圆体肥，巨目圆睁。鲁迅先生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是了，只有于杂草丛生处辟蹊径，才能避免在他人康庄大道上流于平庸，才能成为被人们称道的开路先锋，才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体，才能成为“马远”“夏圭”，成为“陈寅恪”和“韩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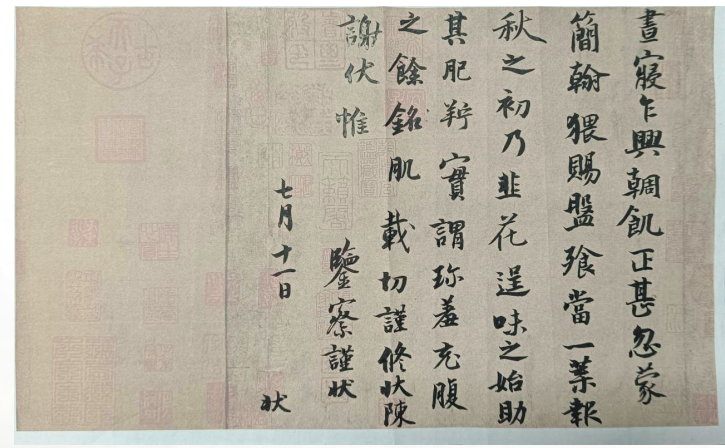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的长河汹涌流逝，伟岸的高山平偃而下，我却依旧能够听到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吟咏与高歌，甚至愈加响亮。

指导老师：金丽珠



《老树荫下的温馨时光》

温溪二小二二年级 郑惠文 指导老师：郭海忠



《韭花帖》

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六年级 毛天爵 指导老师：潘鑫斌

